

子一

墨子

春

讀墨子

昌黎韓愈撰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
 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
 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
 褒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
 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
 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
 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未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
 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

用不足為孔墨

箕林山房校刊

一卷目錄

親士第一

修身第二

所深第三

法儀第四

七患第五

辭過第六
三辯第七

二卷

尚賢上第八

尚賢中第九

尚賢下第十

三卷

尚同上十一

尚同中十二

尚同下十三

四卷

兼愛上十四

兼愛中十五

兼愛下十六

五卷

非攻上十七

非攻中十八

非攻下十九

六卷

節用上二十

節用中二十一

節用下二十二

節葬上二十三

節葬中二十四

節葬下二十五

七卷

天志上二十六

天志中二十七

天志下二十八

八卷

明鬼上二十九

明鬼中第三十

明鬼下三十一

非樂上三十二

九卷

非樂中三十三

非樂下三十四

非命上三十五 非命中三十六

非命下三十七 非儒上三十八 闕

非儒下三十九

十卷 經上第四十 經下十一

經說上四十二 經說下四十三

十一卷大取四十四 小取四十五 耕柱四十六

十二卷貴義四十七 公孟四十八

十三卷魯問四十九 公輸第五十

十四卷備城門五十二 備高臨五十三

備梯五十六 備水五十八 備突六十一

備穴六十二 備蛾傳六十三

十五卷 迎敵祠六十八 旗幟六十九 號令第七十

雜守七十一

明刑部河南清吏司郎中吳興北用陸 校行

墨子序目終

墨子卷之一

親士第一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
 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
 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
 而羈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
 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
 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
 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
 必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湯彼眾人自易而難彼君子

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詬詬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諂諂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遠臣則嗷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代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歿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

故大地不昭昭大水不漉漉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狹者速涸逝淺者速竭撓塌者其地不育三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修身第二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始終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傳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見

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譖慝之言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訄之民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疆願欲日逾設壯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交接之肌膚萃髮隨巔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疆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辨是非不察者不足與遊本不固者未必幾雄而不修者

其後心隋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
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
也務言而緩行雖辨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
圖慧者心辨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
天下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
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
留行莫辨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功
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
以爲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
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已則爲五色矣故
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
山伯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
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富故王天下立爲天子
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
桀染於于辛推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
公長公榮夷終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此四王者
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僂舉天下不義辱人
必稱此四王者齊桓染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

偃楚莊淦於孫叔沈尹吳闔閭淦於伍員文義越勾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肱中行寅染於籍秦高疆吳夫差染於士孫雒太宰嚭知伯搖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尙染於魏義偃長宋康染於唐鞅仇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無後類右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貧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當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子傳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刁之徒是也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者此謂也

法儀第四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

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

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規爲園以矩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辨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

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旣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

物羊豢犬豬絜爲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日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爲僂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侍容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疆而無守脩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

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
足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
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
必有殃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
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
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味
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
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五
穀不收謂之饑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
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
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
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
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徹驂駢塗
不芸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
負其子而汲者墜其子於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今
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此攷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
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
常此之有爲者寡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
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
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

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離凶饑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王之備故殺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裳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為棺槨多為衣裘生時治臺榭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

辭過第六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為宮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曰高足

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墻
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利
者不爲也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不以爲觀樂
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爲辟怪也故節於身
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
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歛於百姓暴
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
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
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
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
爲衣服時衣皮帶莖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
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役脩其城郭
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民則費而不病
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歛於百姓絲麻楸布絹
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
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
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
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
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所以自養之情
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

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歛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衣之鑄金，以爲鈎珠玉，以爲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身服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

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其爲食也是以增氣充虛，疆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歛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噐小國累十。噐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饅，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核，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固輕利可

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止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王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歛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衰多則刑罰濶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

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牝牡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官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子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肌膚和

二辯第七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古諸侯倦於聽治
息於鍾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竿瑟之樂農
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天子曰聖
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馮弓張而不弛無乃
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
第期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
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自作樂命曰九招
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
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
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
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
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
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
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
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知矣今聖有樂而
少此亦無也

墨子卷之一終

墨子卷之二

尚賢上第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
 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
 得眾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
 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
 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
 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
 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曰然則眾賢之術將
 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眾其國之善射御之士

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射御之士
將可得而衆也况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辨乎言
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
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
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
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
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
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
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疎然則我不可不爲義
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
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
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
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
之萌人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
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異者有
高牆深宮墻立旣謹上爲鑿一門有盜人入闖其自
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
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
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
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

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尙意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尙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尙賢夫尙賢者政之本也尙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何以知尙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尙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尙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

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發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實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者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

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疆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旣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矣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

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予鬱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唯母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母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憂感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爲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食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

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
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
誅不疆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
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
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
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
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逮至其國
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
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
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

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旣可得而知已且夫王
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
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
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
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
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
日以治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
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
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
使能爲政也故以尚賢使能爲政而治者夫若言之

謂也以下賢爲政而亂者若吾言之謂也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爲政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爲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列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皋以爲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爲庖人湯得之舉以爲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傳說被褐帶索庸築乎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土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疎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以所得其賞何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

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為天子以為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為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賤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為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為暴而以得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鯨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

羽之郊乃熱照無有及也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臯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究小

用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折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脩久也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疆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疆哉傾者民之死也民生為甚欲死為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自古及今未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尚賢政之本也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眾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為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為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為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為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

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唯母以尚賢為政其國家百姓使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大以為政於天下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母臨眾發政而治民使天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處居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眾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於大

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唯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

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
不若其親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
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此譬猶瘖
者而使爲行人聾者而使爲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
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
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
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爲
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爲莘氏
女師僕使爲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接天下
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洲園土之上
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
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
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
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唯法其言用其謀
行其道上可而利大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
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旣審尙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
帛琢之槃孟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
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
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尙賢及之

於先王之書豎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爲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莫若爲賢爲賢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

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爲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使不知辯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親感瘖聾暴爲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佞心解體沮以爲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也腐臭餘財而不相分資也隱匿良道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飢者不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堯有

舜有禹禹有皐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闕天泰顛南宮括散宜生得此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故尚賢之為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墨子卷之二終

墨子卷之三

尚同上第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形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是也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厲列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辱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

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旣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旣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正長旣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此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

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爲賞罰其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

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以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一而不上同於天則蓄猶未去也今若天飄風苦雨湊湊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

尙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讎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列餘財不以相分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

翁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已立矣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爲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爲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爲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爲右左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爲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尙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

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
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
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里之
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
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
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
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
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
義是以鄉治其鄉而鄉既以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
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
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
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
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
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
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
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尚同乎天子
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
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
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
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子何

說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政之以也
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尚同
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故當
若天降寒熱不節霜雪雨露不時五穀不熟六畜不
遂疾菑戾疫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
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
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
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
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
犧牲不敢不腍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
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分財不敢不均居處
不敢怠慢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
以也曰唯以尚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
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
之所便利而能疆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
政若此是以謀事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
其爲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爲政長也天鬼
之所深厚而疆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
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
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量之

以五刑然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以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纒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

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爲刑政則文此政以爲便譬宗於父兄故舊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尙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

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
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人
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
止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
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
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
若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
刑罰不可以沮暴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
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
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以尚同以爲

正長是上下情請爲通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
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
爲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
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
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
惕慄不敢爲淫暴曰天下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
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已視聽使人之吻助
已言談使入之心助已思慮使人之肱股助已動作
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
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

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即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為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求厥草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即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間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之不河不察此之本也

尚同下第十三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為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民於善非也苟若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

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以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奈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鬪而蕩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鄉之宰鄉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鄉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倂佚而擇之也將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鄉士師長此

非欲用說也唯辨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爲人
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
相賤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
上以若人爲善將毀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
姓之毀是以爲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
人爲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
是以爲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
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
欲同一天下之義將柰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
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
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
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
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
則非之是以禍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
其毀罰是以善言之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
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
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家旣已
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爲家數也甚多此
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前者有亂而薄者有爭
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以尙同於國君國君亦爲發

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
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
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
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
禍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
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
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
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
國旣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耶則未也天下之爲
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載
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尚同於
天子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
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
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
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
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天下之人皆欲
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
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
罰之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
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天下旣以治天子又總天下

之義以尚同於天故當尚同之爲說也尚同之天子
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
家君可用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究小
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
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
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
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
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
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
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爲之
人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
先人成之先之譽令問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
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視也不若二目之視
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
二手之疆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
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
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
人焉其鄉里未之均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母以
聖王爲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
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

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
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爲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
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
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爲政若
此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
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
中聖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上同之說而
不察尚同爲政之本而治要也

墨子卷之三終

墨子卷之四

兼愛上第十四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
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
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
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
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
爲事者也不可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
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其
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

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
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
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
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
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
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
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遂不相愛雖至
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
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
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祭

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
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
不慈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
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亂
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
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有
亡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
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
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
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

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與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則此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耶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

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旣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

身若視其身也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士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與不劫寡富不侮貧子墨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于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辨其故也今若夫政城野戰殺身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眾能為之况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為政士不以為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羊之裘常以帶錢練帛之冠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為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肱息然後帶扶墻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鰲黑之危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曰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

墨子

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
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
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况兼相愛交相利與
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
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
此何難之有焉特士不以爲政而士不以爲行故也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
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子墨子言是非
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
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况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

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爲
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爲防原派注后之邸
噶池之竇洒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
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蓋諸之澤灑爲九澮以捷東
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
湖之處以利楚荆越與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
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
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
勢奪稽人黍稷狗彘天爵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
者有所得終其壽遲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

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
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
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
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
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
子思實欲天下之士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
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
不可不務爲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
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
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
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人與爲人君者之
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
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
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
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
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
人者兼與別與即必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
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

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己也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今吾將正求興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爲正是以聰耳明目相爲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爲動爲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母以兼

爲正即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事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難哉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若爲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胃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也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

而非兼擇即取兼即此言兼費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子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若爲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土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馳駟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萬萬民之身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萬民飢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之谷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若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旣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獨不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

然豈可爲哉吾譬兼之不可爲也猶挈泰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爲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秦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唯秦誓爲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于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唯禹誓爲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石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天下有善不敢赦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

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唯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邁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如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則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
得已乎母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

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荆靈王好小腰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飢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扶壘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勾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顛矣故焚身爲其難爲也然後爲之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上也昔者晉

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特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人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爲難也然後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為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

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
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
忠為人父必慈為人子必孝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
悌故君子莫若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
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
也

墨子卷之四終

174
1
1

110X
154
4